

一方水土

# 山籁· 胡呐喊记

谢耘



益阳桃花江竹海。熊朝阳 摄

他领我们走到屋前的谷坪上,这里视野开阔,对面是郁郁青青的“仑”(丘陵)。他没有丝毫酝酿,清了清嗓子,便仰头唱了起来。

那一声起调,如同一支响箭,骤然划破了山间的寂静。声音高亢、锐利,带着一种原始的冲击力,直蹿上云霄,又在山谷间碰撞出回响。它的旋律并非我熟悉的任何一种民歌调式,起伏很大,音域极宽,真假嗓转换自如而突然,有一种不加修饰的、近乎嘶哑的穿透力。歌词是地道的桃江土话,我听得不甚分明,但那声音里蕴含的情感却是共通的——那是一种对天地自然的倾诉,一种从胸膛里直接迸发出来的生命力。

一曲终了,余音仿佛还在山峦间袅袅盘旋。我半晌才回过神来,心中震撼。老吴解释说,刚才唱的是旧时“开秧门”时的“插田歌”,是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。詹老爹憨厚地笑笑:“瞎唱的,瞎唱的,就是‘胡呐喊’嘛!”

这“胡呐喊”三个字,此刻在我听来,已不再是字面上的随意,而是一种举重若轻的自信,是一种与生俱来、与这片水土血脉相连的艺术自觉。“感觉是从后脑勺,从头顶‘抛’出去的,所以才能那么高,那么远,那么有劲道。”

坐在詹老爹堂屋的竹椅上,喝着浓酽的姜盐豆子芝麻茶,我们聊起了“胡呐喊”的来历。

“要说这歌是怎么来的?”詹老爹抿了一口茶,“老辈人传下个故事,说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,民工苦啊,秦始皇的女儿心善,就编了山歌给大家唱,解乏。”他随即哼唱起那个著名的起腔句:“屋边唱歌请莫怪,只怪秦始皇小姐作出来,锣鼓无槌打不响,山歌无姐唱不成。”

这传说无疑为“胡呐喊”披上了一层浪漫的、悲悯的色彩,将之溯源于一种高贵的人道同情。然而,剥开这传说美丽的外衣,其真正的根,必然深深扎在这片桃江土地的肌理之中。老吴是文化工作者,他的解释更贴近本质:“归根结底,是劳动创造了它。”

可以想见,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,先民们在这片丘陵间刀耕火种。烈日当空,弯腰插秧,汗滴

禾下土;或是在崇山峻岭间伐木、垦荒,筋骨疲惫。当肉体的重负达到极限,精神便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。于是,一声呐喊,从肺腑中喷薄而出。这呐喊,起初或许只是简单的“嘿咻”之声,用以协调动作,鼓舞士气。渐渐地,这声音里被填入了歌词,融入了对收成的期盼、对爱情的向往、对生活的调侃。它是在劳作中喘出的一口大气,是疲惫时点燃的一杆精神精神之火。

它不仅服务于劳动,也丰富了生活。詹老爹说,过去村里要花灯、打地花鼓,开场必先“打”一个“胡呐喊”镇场子。他信口又唱起另一段:“花鼓好唱口难开,仙桃好吃树难栽,要吃仙桃拿钱买,要看花鼓你站拢来。”这歌声,如同戏台的锣鼓,有开场、召唤、凝聚人心的魔力。它是民间活动的灵魂,是乡村公共生活的黏合剂。

“胡呐喊”看似随心所欲,实则内有乾坤。老吴告诉我,别看它“胡”,其发声方法非常独特,需要极高的噪音条件和对气息的强大控制力。“它不是用我们平时说话唱歌的嗓子,”老吴比划着,“感觉是从后脑勺,从头顶‘抛’出去的,所以才能那么高,那么远,那么有劲道。”

詹老爹在一旁点头:“是的咯,没练过,硬喊,几下嗓子就哑了。我们都是老一辈人口传心授,自己再慢慢悟。”他坦言,现在的专业歌手,哪怕音准、技巧再好,也很难唱出那个“味”。那个“味”,是土生土长的方言韵味,是浸透了山野气息的泥土味,是历经生活磨砺后的人生况味。

然而,也正是这种独特的、依赖于特定语境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,使得“胡呐喊”在今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詹老爹叹了口气:“我儿子孙子都在广东打工,他们听周杰伦、跳街舞,觉得我这个土掉渣了,不肯学。”曾经的乡村,物理空间相对封闭,“胡呐喊”有其生长的肥沃土壤。如今,年轻人拥有了更加多元的文化生活方式,这种源于农耕文明的原生态艺术,不可避免地陷入了“后继乏人”的窘境。

我想起资料上记载的荣光:1956年,大栗港一个“胡”字,道尽了其草根的精髓;一个“过山仑”,则绘出了其生命的形态。我暗自思忖,这该是怎样一种不拘一格、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歌谣?

车子驶离桃江县城,向着大栗港镇的方向开去。窗外的景致,渐渐从市井的喧腾过渡到乡野的宁谧。丘陵如凝固的碧浪,一层层推向天际,稻田、茶园、竹林点缀其间,勾勒出江南独有的绵密与丰腴。我来此,是为寻找一种声音,一种名为“胡呐喊”的山野之音。

“胡呐喊”,这名字初次入耳,便觉一股率真坦荡之气扑面而来。同行的当地文化馆老吴笑道:“‘胡’嘛,在我们这儿有随意、率性的意思。‘呐喊’,就是敞开了嗓子吼。合起来,就是心里怎么想,就怎么唱,没那么多规矩。”他顿了顿,望向车外起伏的山峦,补充道:“因为它声音亮,传得远,能翻山越岭,我们也叫它‘过山仑’。”

我们的目的地,是镇子边缘的一个小村落。老吴说,今天约了詹老爹,他是镇上还能原汁原味唱几段“胡呐喊”的老把式之一。

詹老爹的家坐落在山脚,屋后是葱郁的竹林。见到我们,他很是热情,古铜色的脸上皱纹深刻,像是被山风与岁月一同雕刻而成。提起“胡呐喊”,他的眼睛亮了起来。“现在年轻伢子都不兴唱这个喽,”他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,但随即又扬起声调,“不过,我这把老骨头还记得一些。”

我想起资料上记载的荣光:1956年,大栗港

艺人王训元赴省城汇演,一曲“胡呐喊”夺得金奖;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音乐工作者们深入乡间,搜集整理了大量曲目,其中多首被收入《中国民间音乐集成》的国家卷本。从山野走向庙堂,它曾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获得认可。但荣誉之外,如何让它在生它养它的土地上继续活下去,却是一个更为沉重的课题。

傍晚时分,我们辞别詹老爹。夕阳将山峦染成金红色,炊烟在村落上空袅袅升起,宁静而祥和。归途上,詹老爹那高亢激越的歌声,依旧在我耳边回荡。

这歌声,是山的一部分,是风的一部分,是历史的一部分,它记录着先民劳作的全部艰辛与微小的欢愉,承载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集体情感与记忆。它不像博物馆里被精心保护的青铜器,它更像一棵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野树,其生命与周遭的环境息息相关。一旦环境剧变,它便面临枯萎的危险。

但我也想起老吴的话,语气中带着坚定的希望:“困难是有,但我们没放弃。文化站也在想办法,组织老艺人授教,编教材,想把它引进中小学的兴趣课堂。总不能让它真的成了‘绝响’。”

是的,“胡呐喊”需要守护,但或许不仅仅是作为“活化石”被封存。它更需要在理解其精髓的基础上,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转化。也许,它的音乐元素可以融入新的创作中;也许,它的演唱形式可以结合文化旅游展示,获得新的舞台;也许,它所承载的那份真挚、豪迈的情感,能穿越时空,打动今天渴望释放压力的都市心灵。

车窗外的山峦在暮色中呈现出深邃的轮廓,像一群沉默的巨兽。我忽然觉得,那一曲曲“胡呐喊”,就像是这群山的心跳与呼吸。心跳或许会因岁月而变得微弱,但只要山还在,土地还在,那蕴藏在其深处的律动就不会真正消失。它只是在等待,等待一阵新的春风,一场新的雨露,让这古老的山籁,能以某种新的方式,再次破土而出,响彻云霄。

## 艺术论坛

## 旧粮仓变身美术馆,文化资源如何“下沉”

何玲

斑驳的砖墙内,流淌着斑斓色彩。在永州湘江西路,一座1992年建成的标志性拱板仓库改造后,成为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,正式向公众开放。这座占地约4700平方米的建筑,在几个月前还是闲置的仓库,如今集艺术展厅、光影展厅、创作空间、图书吧及咖啡文创商店于一体,成为全省唯一落户市州的省级美术馆分馆。

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的建立,是一次省级优质文化资源如何有效“下沉”的探索。永州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,文脉绵长。同时,永州距离省会较远,是文化辐射需要抵达的“末梢”。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的建立,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共建模式,实现资源的可持续下沉,是对“热门场馆一票难求”与“中小场馆门可罗雀”这一文化资源分布不均问题的回应。不同于简单的“送展览下

乡”,湖南美术馆不仅向分馆输出展览,更建立起涵盖学术支持、策展指导、人才培养的系统机制。

当前,湖南省正在推进博物馆“省市联动”体系改革。相比博物馆系统的联动改革,美术馆分馆模式更强调“微改造、轻介入、保安全”的设计理念。项目团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建筑的屋架结构与历史形态,尊重地方建筑的历史风貌,通过轻量化设计赋予旧建筑新的生命。粮仓被改造为美术馆,具有特殊的美学隐喻。建筑原有的工业感与艺术展览形成有趣的对话,历史空间与当代创作在此碰撞。

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开馆之际,“潇湘万象——湖南美术名家邀请展”同步亮相。首展汇聚了黄铁山、朱训德、刘云、旷小津等艺术家的精品力作,作品涵盖水墨、工笔、油彩、水彩等,

搭建了当代湖湘艺术与永州文脉的对话平台。

艺术通过在地化转化,真正融入地方文化生态。

更值得期待的是,第七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在永州举办,艺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成为分馆面临的重要课题。湖南美术馆永州分馆已提前谋划,计划围绕大会主题策划特色活动。正如长沙美术馆“何以潇湘”展览所尝试的,观众可以通过画作“种草”旅行目的地,从看画到游画,形成深度文化体验。强化区域联动与资源整合也不可或缺。这方面可以借鉴“大张家界”国际旅游区的城市协调机制,在政策制定、项目建设、信息共享等方面强化协作。

这座旧粮仓的转型,或许只是开始,它预示着一个更加多元、更加平等的文化图景正在展开。

(本栏目由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)

## 音乐咖啡

## 唱出“时代的心跳”

邓永旺

日前,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名单公布,由湘籍青年诗人、词作家向明作词,作曲家孟勇作曲,女高音歌唱家王丽达演唱的歌曲《相约新时代》成功入选。《相约新时代》是一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深刻情感内涵的音乐作品。这首作品像一面棱镜,折射出当下主流歌曲如何构建认同、传递情感与塑造审美。

从音乐本体看,《相约新时代》展现了精心设计的层次与融合。其旋律流畅而多变,以轻快的节奏开篇,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音乐世界。

随着旋律的推进,民族风情与现代流行元素巧妙融合,既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风格,又适应了广大听众的审美需求。在和声的运用上,

歌曲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。配器上,铜管、木管与弦乐等音色协调搭配,丰富了歌曲的层次感,

使得旋律更加饱满、动人。在和声的映衬下,主旋律更加突出,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音乐冲击力。

歌词是作品精神内涵的集中载体。“阳光和

鲜花相约,把春天打开/乡村和城市相约,都换了色彩/高铁和高速相约,让节奏加快/我和祖国相约拥幸福小康入怀……”“绿水和青山相约,把蓝图打开/朝霞和白鸽相约,飞向了天外/嫦娥和神舟相约,展华夏神采/我和祖国相约将伟大梦想期待……”。《相约新时代》以生动的意象和深刻的寓意,将新时代与人们的情感紧密相连。对春天的热爱与期待、新时代的憧憬、乡村与城市的和谐、绿水与青山的壮美,这些意象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。同时,歌词还深入挖掘了新时代的内涵和价值,通过撷取高铁、高速、嫦娥、神舟等现代元素,展现了新时代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,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歌唱家王丽达的演绎,为作品注入了灵魂。

她凭借宽广的音域、纯净而富有质感的音色,以及精湛的气息控制与共鸣技巧,游刃有余地驾驭了歌曲从细腻低回至磅礴激昂的情感跨度。

总体而言,《相约新时代》是一首在艺术构思与时代表达上均较为成熟的作品。它通过词、曲、唱三者的有效协同,在主旋律审美范式内,达成了风格融合、意象创新与情感共鸣,为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。

## 影视观察

## 当记忆告退, 爱是唯一的路标

朱敏

“瓜子,花生,下一句是什么?”电影《过家家》中这句反复出现的简单认知测试,却成为阿尔茨海默老人难以逾越的鸿沟。成龙饰演的“任爹”任继青眼神茫然、无助卡顿,一种无声的共鸣与同情在悄然蔓延。

中国目前约有1700万名阿尔茨海默患者者,其中逾七成曾遭遇安全风险。“任爹”不仅是银幕角色,也可能是我们身边逐渐记忆模糊的长辈,甚至指向许多人无法预知的未来。《过家家》通过一场始于谎言的“过家家”,重新解读家庭的定义,让观众在笑泪交织中,直面衰老、孤独与爱的本质。

电影最初的震撼,来自明星的祛魅。当成龙以满头白发、动作迟缓甚至生理失禁的形象出现时,那个“强者永不老去”的神话被悄然击碎。这种颠覆不仅是演员的勇气,更是艺术的真诚。

成龙曾坦言,接演此角色是为贴近因阿尔茨海默病忘记自己的母亲。他将失能老人的脆弱演绎得具体而生动:深夜走出迷失街头、将租客错认成儿子、抓着桌布图案啃食、在雨中举着名牌牌委委屈缩……英雄迟暮,比凡人衰老更具悲剧美感。在疾病面前,所有人的脆弱平等。成龙褪去的不仅是动作明星的光环,更是社会对“父亲”与“强者”的僵化想象。看着他如此真实地演绎衰老,我们仿佛也在与“父母必须永远强大”的执念和解。

影片并未将疾病简化为煽情的苦难展览,而是冷静描绘记忆崩塌后,情感如何以更原始、纯粹的方式重建生活。疾病如雾般掩埋认知路径,却让情感的灯塔更加凸显。任爹的世界里,事件、人名、时间线变得模糊,但“被爱”与“去爱”的感觉愈发鲜明。

导演用大量生活流细节,表现任爹对儿子的执念式关怀:每天6点喊起床,复刻训练日常,鼓励“你是世界冠军,不要看轻自己”;默默准备儿子爱吃的菜,微波炉爆炸时本能地用身体遮挡;深夜冒雨去老地方等待,清醒时叮嘱旁人帮“儿子”学技术谋生计……当认知功能退行时,人性中本真的情感需求反而裸露。爱、依赖、对陪伴的渴望,在记忆废墟上如野草般疯长。

由谎言编织的“临时家庭”是电影的灵魂。这个“家”没有血缘关系,起初各有算计,却在见证彼此的脆弱与真诚后,选择留下承担责任。这场“过家家”最终超越了表演,抵达了比许多真实家庭更深刻的情感。它如寓言般回应了现代社会的孤独:家人并非命运的馈赠,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,依然愿意携手共度的主动抉择。

电影的情感内核凝聚于一句看似平淡的台词:“尽力就行”。在那场“假奥运会”上,任爹跌跌撞撞奔向即将上台“比赛”的“儿子”,轻轻说出这句话,具有双重救赎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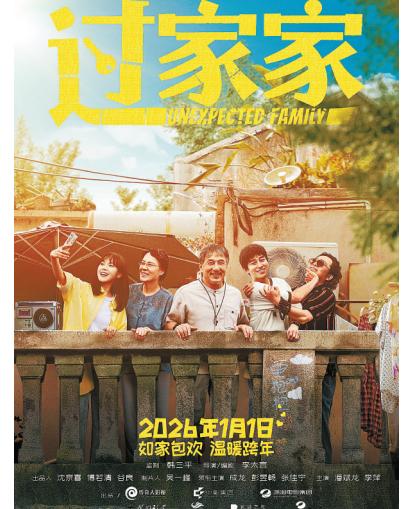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传统父子关系中,父爱常与沉重期望捆绑。时光淘洗浮华、疾病剥离虚荣,“尽力就行”意味着爱回归最本质的形态:我爱你,无关成就,只因你是你。这是代父亲迟到的成长,父爱从“望子成龙”的功利期许,回归“开心平安”的朴素祝福。

对钟不凡而言,这也是一种救赎。他在伪造的父子关系中,意外治愈了原生家庭的缺憾,学会接受无条件的爱。这场“过家家”让扮演父亲的老人学会如何做父亲,也让扮演儿子的青年学会如何做儿子。他们在彼此身上完成对爱与遗憾的和解。

这句话亦是给所有照护者乃至每个人的精神性礼物。照顾久病亲人如同漫长马拉松,伴随疲惫、挫败与自我怀疑;其他人的人生,也难免艰辛困顿。“尽力就行”如一句温柔赦免,承认人类的有限,肯定过程的价值,消解“必须完美”的道德重压。它让人豁然开朗:人生不是必须拿满分的考试,而是由一次次拼尽全力的尝试组成的旅程。

《过家家》的结尾没有奇迹。任爹的病未好转,新墓碑上刻下两位孝子的名字。但影片让我们深信:在记忆消失的沙滩上,爱的印记会被永恒留下。对那1700万经历“漫长告别”的家庭,这部电影是一面镜子,也是一束光。它虽未给出医学答案,却提供了情感的处方:耐心倾听、温暖守护、不离不弃。

《过家家》提醒我们,重要的不是拼命对抗遗忘,而是如何在不可避免的失去中,用爱为彼此建造一座可以栖身的岛屿。当记忆最终告退,爱,将成为指引我们回家的唯一路标。



山舞银蛇送祥瑞,马踏飞燕逐春欢。  
易鹰 撰联 鄢福初 书



书画

唱出“时代的心跳”

邓永旺

她的演唱并非单纯的技术展示,而是将深厚的民族声乐底蕴、真挚的时代情怀与个人的艺术理解融为一体,既保留了原曲的精髓,又注入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,使得演唱更加生动、感人。

在情感表达层面,《相约新时代》通过旋律的起伏、节奏的张弛、配器的烘托与人声的演绎,营造出真挚而充沛的情感流动。尤其在歌曲高潮部分,“我和祖国相约,将伟大梦想期待”以激昂坚定的姿态喷薄而出,成功地将个人情感升华为集体的时代豪情,焕发出鼓舞人心的震撼力。这种情感表达,既有对新时代的深情礼赞,也包含着对奋斗精神的呼唤,实现了艺术感染力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。

总体而言,《相约新时代》是一首在艺术构思与时代表达上均较为成熟的作品。它通过词、曲、唱三者的有效协同,在主旋律审美范式内,达成了风格融合、意象创新与情感共鸣,为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。

电影《过家家》剧照。